

K120. 83

2

1



普通
教科用

漢文讀本
上

岡田有邦先生序
血脇守之助先生編

普通

教科用

漢文讀本上

越後三條樋口書屋藏

普通漢文讀本序

應神天皇御宇自百濟國獻魯論子夏以降朝廷置博士使士大夫以周公孔子之道補

我教終至以漢字編國史亦可謂盛矣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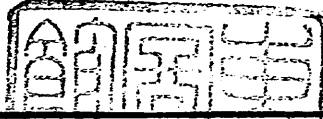
名公鉅儒不乏其人夫抵事四六偶儻之文

其辭流虛飾以故物徂徠慨然發憤唱古文

辭睥睨一世而不能免膠柱之激也世之學文

章者推室鳩巢先生稱天下之至文其及乎

北山佐藤一齋等諸老先生薰陶諸生文法



始為得正鵠矣。明治中無以還，西洋之學大行，漢土之文漸衰。嗚呼！悲夫！比者三條書估、梶翠堂主人齋一書來，謂予曰：『是血脈氏所著之書也。』氏常慨漢文不振，故有此著焉。而請予一言予受而視之，題曰『普通漢文讀本』。予其喜漢文未拂地，瀏覽一周之後，書之以塞其責云。

明治二十五年壬辰三月上巳書對鷗閣東窗

耕山岡田有邦

例言

一近世兒童所修學科一而不足是故不能致力於漢文亦所勢之令然也。雖然我邦以漢字辨日用漢文亦不可不修而世稱漢文書或流浩瀚或失佶屈不便於兒童之習讀。余慨于此久矣乃輯古人之文及詩便兒童學漢文者若夫高尚漢文學非本書所敢主也。

一編中敘事實者不依時代先後初記簡單平易者而漸次及篇章稍長難者也。主兒童易習學也。一記事論說等不分其部類者文章有繁簡勢不得

不然也其雜以詩者要在使兒童不生倦怠耳
一此編曰修身曰歷史錯綜叙列而內外古今一貫
瞭然實近世特種之編法於習學上其益決不為
淺少是亦編者深意所存也

明治二十五年二月

編者識

普通漢文讀本卷上

勸學文

勿謂今日不學而有來日勿謂今年不學而有來年
矣年不我延嗚呼老矣是誰之愆

囊螢照讀

晉車胤字武子幼恭勤博覽貧不常得油夏月以練
囊盛數十螢火照書讀之以夜繼日後官至尚書郎

映雪讀書

晉孫康少清介交游不雜家貧無油嘗映雪讀書後

官至御史大夫

隨月讀書

南齊江泌少時力學家貧無油常隨月讀書及月斜乃升屋以盡其餘光而竟夜不寐

賣薪讀書

前漢朱買臣字翁子家貧賣薪自給行歌誦書妻羞之求去買臣曰汝苦日久我富貴當報汝妻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溝壑中矣買臣不能留聽自去年五十爲會稽太守擊破東越衣錦還鄉

闇齋強記

山崎闇齋性強記一日方浴門人執巾扶之偶談及梅花闇齋乃誦古人詩而徵之至五十四首

順菴文學

本下順菴自幼強記善讀書寫字以神童聞及長經學文章冠於一世朝鮮人每到對州必求其文傳誦而歸

羅山強識

林羅山生而秀偉幼即嚮學甲斐德本過父讀太平記羅山時年八歲一聞記之即背誦者數十張又嘗造某許講論語集註中脫一葉乃操筆暗寫以補葺

之一字不謬其強識率此類也

十行俱下

明方孝孺少聰穎絕倫讀書一目十行俱下幼善屬文鄉人謂之小韓子學士宋濂見其文薦之至京太祖皇帝試靈芝甘露論謂太子曰此異人也留以輔汝

穎悟非常

元許衡七八歲受學鄉師書輒過目不忘一日問其師曰讀書欲何為師曰應舉科第耳曰如斯而已乎師大奇之謂其父曰此兒穎悟非常他日必有大過

人者吾不能為之師矣固辭而去後仕元為大學士封魏國公

斷機教子

孟軻字子輿三歲喪父母仇氏有賢德軻長既學而歸母問曰學何所至矣軻曰自若也母以刀斷機軻懼問其故母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機也軻乃旦夕勤學不息遂成大賢

醍醐天皇

醍醐天皇仁慈愛民寒夜親脫御衣以想民間凍餒又每見群臣假以顏色嘗曰持已嚴恪人難盡言故

朕常溫顏色以待諫者、

後三條天皇

後三條天皇之在東宮也、常惡源隆國恃寵無禮、及即位、欲洩忿於其子、當隆俊入直、天皇竊窺之、見其正笏端坐、行事敏給、嘉嘆曰、如此人才亦不易得也、若棄而不用、朝廷失一賢佐矣、竟重用、

廢戶皇子

廢戶皇子 用明天皇第二子、母后巡遊禁中、至馬官戶前、不勞苦而產之、生而能言、及壯、一時并聞十訴、無少失其情、博學好佛、嘗作憲法十七條、以示

天下、

推古天皇元年、立爲皇太子、二十九年薨於斑鳩宮、百姓悲之、哭泣之聲滿路、世稱之聖德太子、

匡房博識

大江匡房文辭不及其祖、至於才學優長、博識古今、非獨江家諸氏蓋無若者、最留意國家典章、恒言朝廷盛、吾家亦盛、朝廷衰、吾家亦衰、及其沒、藤原宗忠歎惜曰、斯人八葉儒家、三世侍讀、朝之樞要、文之燈燭也、國家失良臣、天下亡明鏡、

家康儉素

德川家康躬行節儉常以奢侈為戒嘗曰亡平氏者平氏也亡鎌倉者鎌倉也奢侈之敝若此可不戒哉一日有獻團扇者飾以黃金公視之瞿然變色命使藏之

時賴儉薄

大佛宣時老後謂人曰昔者相州一夕見邀使者致命曰願疾見臨乃往至則相州自挈酒出曰偶有此物不可獨酌故迎爾恨無下物厨下或有餘飧然夜深人定願煩君余乃秉燭入厨徧索無有既見庋上土器豆豉殘餘著在其中乃舉以至相州曰亦足矣

乃暢然酌遂至歡醉其儉薄率如是

在衡恪勤

藤原在衡才學不甚博而前識過人每有帝問應對明詳覈據典故未嘗有窮每朝車中必披覽一書及入承顧問必其書事也又恪勤見稱一日風雨甚衛士相謂縱使在衡恐不可參言未畢雨衣滲漚衡雨乃至

陶侃勤勉

晉陶侃字士行為廣州刺史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侃曰大禹聖人乃惜

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優游荒惰。生無益於當時。死無聞於後世。是自棄也。其勵志勤力如此。後立功晉室。為八州都督。封長沙公。

親嘗湯藥

前漢文帝名恒。高祖第三子。生母薄太后。帝奉養無怠。母嘗病三年。帝目不交睫。衣不解帶。湯藥非口親嘗弗進。仁孝聞天下。

躬絕飲食

水戶光圀性至孝。賴房之薨也。勺飲不內口者三日。群臣憂之。中山信治與諸老臣白光圀曰。嗣君至孝。

之心可謂盡矣。然臣等恐過哀傷。公願勉強少進糜粥。光圀曰。吾亦欲彊食。如不下咽。何。諸老皆涕泣而退。

德民孝行

紀德民幼好讀書。誦讀既遍。歲十七而請遊學於京師。單身趣之。與伊勢人北畠世規者同舍。僑居垢衣弊帶。食糲糲蔬。務儉費用。先是父正長為之與金五十圓。使適其用。在京一年。費散十圓。以其餘購得書數百卷。及歸期。馱兩馬而還。鄉里皆以義談之。其後遊長崎。學支那音。居三年。而聞母疾。即日治裝東歸。

人稱其篤於孝道焉。

楠母訓幼

楠正成拒足利尊氏于兵庫也。預知事不濟。至櫻井驛。召正行。遺訓討賊。時年十三。正成戰沒。湊川尊氏函送其首河內。正行及母相視。慟哭。正行悲不自禁。入後房。袒將自殺。母固止之。泣諭曰。諺云。稱檀之芳。自初生兩葉。汝雖幼稚。正成之子。何不思流芳百世。而今徒自投乎。旦諫旦怒。而奪其刀。正行大哭而倒。爾後父命母訓。刻心銘肝。旦暮志復讐。

阿新復讐

藤原邦光。小字阿新。權中納言資朝子也。元享三年。北條高時流資朝于佐渡。使本間山城守幽之。元德二年。命殺之。邦光時年十三。聞父將殺。請母往見。母止之。固請再三。乃出洛。至佐渡。使一老僧告本間氏。苦請一見其父。本間不許。遂殺資朝。阿新憤恚欲殺。本間以復讐。一夕風雨晦冥。邦光入其室。此夜本間在外。族子三郎獨卧。是則親殺父者。窺視室中。明燈耿耿。傍無侍人。時有飛蛾焉。群集紙窓。以唾破之。蛾入燈滅。排障直進。舉足蹴枕。三郎驚覺。刺殺之。走匿竹叢。直士遍索。邦光欲自殺。自謂徒死無益。乃亡出。

有惶廣三大許、傍多吳竹、攀之竹隨低、得達前岸、遂歸京師。

伊企儼忠烈

伊企儼天資勇烈、欽明帝朝、新羅有罪、伊企儼副男麻呂伐之、我軍不利、伊企儼為新羅所擒、誘降百方不從、乃拔刀脅之曰、汝言日本之王、饒我臍、則活汝、否則戮、伊企儼大呼曰、新羅王饒我臍、竟不屈而死、其子抱父屍同死、妻大葉子在虜中、作歌悲痛之、聞者皆為垂涕、朝廷賞其父子忠孝、永免三族課役。

鈴木忠諫

鈴木某、仕德川家康、為其牙兵、以忠謹稱、家康之在岡崎、有犯禁者二人、其一弋於圍、其一網於濠、皆被拘繫、某欲諫之、未有路、乃故自矯令、取池籩鯉魚、煮而食之、家康大怒、欲手及某、某入、張目罵曰、噫、暗主、以禽魚易人、家康感悟、拋刀而入、遂釋前二人、召某褒之、後語人曰、直言之功、愈一番槍、犯敵者、賞可俾、犯君者、罰不可測也。

綱女忠烈

綱者、若狹國三方郡西津村人、小松原角左衛門女。

也仕同郡刀禰茂太夫家明和六年六月十一日年甫十四負主人稚兒於背遊于門外會有病狼走來將咬稚兒綱遽翻已衣裾以蔽匿兒而伏倒狼前啗綱臂衆馳至狼乃去衆乃載綱將送其家綱顧衆曰主家兒無恙邪而暝乃馳入於綱家召其父母母來未問綱死生先問稚兒安否守護酒井氏憐賞之為建碑題曰忠烈綱女之墓免其父田圃租稅

友信誠忠

小宮山友信累世仕武田氏友信與權臣長坂長閑跡部勝資秋山攝津有隙故勝賴憎之既而友信與

小山田將監爭事將監與長閑勝資攝津善友信竟以譖廢其後勝賴軍敗逃天目山友信單騎追到因土屋昌恒請從勝賴許之友信問昌恒曰長閑何在曰昨道亡勝資攝津何若曰亦亡將監何若曰亡既十日友信曰唉吾知有今日久矣勝賴俛首而已已而山僧與村民謀導敵來進勝賴與從者四十餘人力鬪而死友信在其中

清磨忠烈

和氣清磨備前藤野郡人也爲人抗直高野天皇嬖幸弓削道鏡爲太政大臣禪師大宰府神官阿曾麻

呂託神勅、上言曰、令道鏡即皇位、則天下太平、帝令清麻呂詣宇佐奉幣、臨發道鏡、見清麻呂、盛氣語以阿曾麻呂之言、且曰、使予登祚、以卿為台鼎、不則有死耳、乃至宇佐、祝禱通霄、復命曰、臣親受神勅、神云、我邦開闢以來、皇統一姓、道鏡何者、敢覬覦神器、大逆無道、帝默然、道鏡奏曰、清麻呂妄言不敬、即解其官、更名穢麻呂、斷脰筋、流大隅、光仁帝踐祚、竄道鏡於下野、清麻呂遇赦還京、

楠正成

楠正成、橘諸兄之裔也、元弘元年、帝潛幸笠置寺、一

夕夢設御座於宮庭、一木樹下、南枝蔭焉、傍有二僮指示曰、天下唯有此座、可安龍體也已、既覺、意有楠氏者勤王事、乃問諸衆、中僧快元以正成對、帝即徵之、詢以討賊之策、正成謹對曰、臣雖驚下、願竭股肱之力、為天下義先、帝大悅、於是正成城赤坂、建武二年、足利二兄大舉東侵、義貞拒之、兵庫詔正成往援、正成建議拒賊之策、藤原清忠沮之、正成乃西邀二兄于兵庫、甚力、衆寡不敵、軍大敗、遂死於湊川、時年四十三、帝追悼不已、贈三位左近衛中將、

新田義貞

新田義貞源義家十世孫朝氏子也元弘中奉親王護良令起兵攻鎌倉軍至稻村崎遙望賊軍旌旗掩山舟艦填海下馬免甲投佩刀於海祝曰海龍王為國家顯靈此夕潮退數里賊舟隨散麾衆火城會大風烟焰漲天高時以下伏誅累進左近衛中將嘉曆元年攻黑丸城不克有流矢中其胷傷腦乃自刎埋頭泥中斃時年三十八初義貞盛手詔於錦囊而繫之首至是敵兵獲其首不知為誰足利高經檢視得其手詔乃知其為義貞也

兒嶋高德

兒嶋高德備後守範長子也稱備後三郎夙好讀書方帝在笠置聚兵勤王賜以錦旗時北條高時欲遷帝於隱岐高德聚族謂曰志士仁人殺身以為仁見義不為無勇也盡奪駕以舉義衆奮從之乃要險欲奪之而計不濟潛至行在白櫻樹書曰天莫空勾踐時非無范蠡明日衛士見以白帝帝不知誰人所為然心竊欣然高德有軍功終身不易節後剃髮號志純不知其所終

菅原道真

菅原道真參議是善子也幼而穎悟年甫十一父命

賦詩立成、一日出遊、會都良香講射、良香以為彼儒
生未嘗操弓、試授弓矢、一發即中、醍醐帝即位、詔與
藤原時平參決萬機、昌泰二年、拜右大臣、時平常嫉
寵任勝已、遂與藤原菅根等誣構道真、延喜元年、貶
為太宰權帥、至太宰府、閉門不出、託文墨自遣、雖謫
居無聊、未嘗一日忘君、遇重陽賦詩曰

去年今夜侍清涼

秋思詩篇獨斷腸

恩賜御衣猶在此

捧持每日拜餘香

三年薨于配所、年五十九、薨後時平菅根相繼而亡、
京師屢災、世以為其祟、帝悔悟、追復本官、天曆元年

建祠于北野、以祀之、又謚曰天滿大自在威德天神、
更贈正一位太政大臣

藤原忠諫

藤原藤房、權大納言宣房子也、事後醍醐帝、建武中
出雲守護、鹽冶高貞進千里馬、帝大悅、問侍臣曰、龍
馬之出、是邪非邪、侍臣皆贊、藤房正色而奏曰、臣聞
明主所瑞者、人才奇異之物、非所瑞也、在昔周穆、八
駿西巡、徐戎叛亂、漢文及光武時、俱進千里馬、二君
不受、蓋天子之出、鹵簿儀衛自有程式、千里馬非所
用也、若夫兵火騷擾之際、羽檄飛捷、尚或藉斯物、方

今新經喪亂、戶口凋衰、有功之士、褒賞未遍、歸順之人、危疑未安、方與天下更始、休息之時耳、臣願直却斯馬、使海內之人、知陛下所瑞者、人才而龍馬非所瑞矣、帝不聽、藤房爲人、精忠卓識、風韻之美、秀出群臣之上、數言政事得失、不聽、乃謂曰、爲臣之道、旣盡矣、一夕入侍、諷以夷齊之事、至曉退、徑北山入岩藏、爲僧、時年三十九、不知所終、

木村重成

德川家康與豐臣秀賴和、秀賴乃遣木村重成、出蒞警焉、重成年少有風儀、盛服騎馬、抵茶臼山營、自轉

門下馬、關東諸將、設臆幕中、引重成、重成不揖而入、永井直勝擯之、使就下坐、重成不顧而進、叙秀賴貞、然後退伏、家康曰、是常陸介子乎、何酷肖父也、因問其齡、曰、二十二矣、曰、然則與右府同年矣、往日鵜野今福之戰、壯勇無雙、重成慨然對曰、臣有遺憾焉、已而警書出、押血糝糊、重成曰、淀君婦人、恐有疑焉、敢請更面刺鮮血、家康鍼於指曰、年老血枯、重成為不聞者、遂取血誓、拜謝而退、禮諸將乃還、

富士山

石川丈山

仙客來遊雲外巔、神龍栖老洞中淵、雪如紈素烟如

柄、白扇、倒懸東海天、

陣中作

上杉謙信

霜滿軍營、秋氣清、數行過雁、月三更、越山併得能、則
景遮、莫家鄉、憶遠征、

題壁間

僧月性

男兒立志出、鄉關、學若不成、死、不歸、埋骨、豈唯墳墓
地、人間到處有、青山、

藤原惺窩

藤原惺窩、本邦文學中興之祖也、嘗應關白秀次召、
與五山緇徒、同賦詩于相國寺、他日復召、即辭以疾、

而謂弟子曰、君子小人有黨、非黨而交、終不相容也、
以余交秀次、非唯終不相容、後必有悔、不可追者、余
不欲復見秀次、聞而銜之、惺窩懼不免、乃避之肥前
名古屋、當是時、豐太閤有事于異域、多率諸候蒞此
地、惺窩初見東照君、見禮、又見中納言秀秋、秀秋性
豪倨、然惺窩至、則肅然改容、其性行亦多為所改云、

蕃山慧眼

熊澤蕃山嘗至某候、及入見一士人、威儀特秀、骨體
非常、相與張目、注視良久、遂不交一言、見候曰、余今
見一士、不知仕官乎、將處士乎、候曰、渠為吾講兵書、

處士由井正雪者也。蕃山正色曰：余熟視其貌，以察其意。君勿復近如彼士。他日正雪亦來見候，曰：前日此退朝，見某衣某形人，未知其為誰。候曰：渠說吾以經書、岡山、臣熊澤次郎八者也。正雪正色曰：余熟視其貌，以察其意。君勿復近如彼士。無幾，正雪果謀反，如蕃山之言。

新井白石

新井君美，號白石，以明曆丁酉二月十日生江戶白石生而岐嶷聰慧，三歲寫字，六歲誦書，既長器資宏偉，才負經綸，其學洽聞多識，通曉和漢古今典故，所

述作之書，世稱其有用。壯年遊事堀田侯，居十年不得志而去。時窶甚，篋中止青錢三百、米三斗而已。曰：此未遘凍餓，意氣不少撓。木下順菴欲以薦諸加賀岡島仲通，加賀產亦順菴門子也。聞之，感然語白石曰：予負笈遠遊若干年，干茲此得家書，老母日逼衰頹，倚閭待子歸，每一念至，百感攢心。如幸賴吾先生先容，得釋褐于木藩，則願足矣。白石即告順菴，以其言曰：予求仕何國之擇？請令予薦彼。順菴嘆曰：世衰道微，日入偷薄，如子絕無而僅有者，乃推岡島予加賀。後二年舉白石于甲斐府。

白石詩才亦為天縱其精工當世無敵自題肖像詩云、

蒼顏如鐵髮如銀

紫石稜々電射人

五尺小身渾是膽

明時何用畫麒麟

神武天皇

神武天皇諱彥火火出見彥波瀲武鸕鷁草不合尊子也母曰玉依姬以庚子歲生生而明達年十五立為皇太子是為人皇之始也帝年四十五在日向高千穗宮時東國未平乃與諸兄皇子起師征之備舟楫蓄兵食師舟師東下討八十集師長髓茂及諸

賊斬之中州悉平元年辛酉春正月庚寅朔奠都於大和橿原即天皇位尋平群兇詔祭皇祖天神帝巡幸登腋上噓間丘望地形曰美哉國乎似蜻蛉之銜尾由是始有秋津洲之號帝在位七十六年崩壽一百二十七

日出處

賴襲

日出處日沒處兩頭天子皆天署扶桑鷄號朝已盈長安洛陽天未曙羸顛劉蹶趁日沒東海一輪依舊出

仁德天皇

仁德天皇諱大鷦鷯應神帝子也都攝津難波謂之高津宮宮室不墜務從節儉一日帝登臺眺望人烟不起以為百姓窮乏家無炊者即詔除課役宮垣頽敗無所營作比及三年五穀豐穰百姓殷富帝復登臺見炊烟盛起喜咏和歌顧謂皇后曰朕已富矣復又何憂后曰今宮室朽壞不免暴露何謂富乎帝曰君以民爲本衆庶之富即朕之富也在位八十七年崩壽一百十歲帝明睿寬仁恭儉惠民政修年豐海內清平及至季年戴十餘年間未嘗刑一人

日本武尊

日本武尊元名小碓命景行帝子也兄曰大碓雙生也小碓性雄傑身長一丈力能扛鼎景行帝二十五年筑紫熊襲叛遣小碓征之時年十六女裝竊入其國殺梟帥諸叛咸讐服四十年出征東夷抵駿河浮嶋原虜偽降誘令獵焚原圍攻之小碓抽叢雲寶劍剪伐艸莽又鑽燧縱火會大風起烟焰反掩賊軍遂平之自相模泛海而東海上遇風船將覆沒時寵姬橘媛從白皇子曰海神為祟妾請以身當之言訖投海暴風即止得濟至上總轉入陸奥至蝦夷境已殲群賊悉開拓東國地還至碓日嶺東望懷橘媛歎曰

吾孀已矣、後人因號東陞、曰吾孀國、往過近江、謗吹
山、中毒霧而病、遂薨于伊勢、能褒野、時年三十、帝大
悲惜、詔葬准天子禮、號曰日本武尊、

山中問答

李白

問我何意拙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閑、桃花流水杳然
去、別有天地非人間、

山中與幽人對酌

西人對酌山蒼開、一杯一杯復一杯、我醉欲眠君且
去、明朝有意抱琴來、

靜夜思

牕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山月、低頭思故鄉、

邊境警戒

德川家光嘗以甲斐莊正述為崎陽長吏、謂之曰、薄
海之內、有異姓代興、是我之耻、而非本朝之羞、若喪
尺寸之地於外國、實本朝之羞也、宜識此意、常以急
懈為戒、

神功征韓

神功皇后、譚氣長足、姬尊、氣長宿禰王女、仲哀帝后
也、幼而聰明、容貌壯麗、及帝崩、親總萬機、遠征三韓、
時適當產月、取石挿腰、祝曰、班師之日、娩於茲土、遂

發筑紫和珥津、大魚挾船、風順船迅、直抵新羅、潮水怒漲、溢及國中、新羅王惶遽、不知所為、面縛來降、乃解其縛、入其都、封府庫、收圖籍、以所枝矛、樹之國間、新羅王以微叱已知、為質、外國望風歸化、乃置官司、振旅而還、至筑紫、蚊田生皇子、是為應神帝。

山田長政

元和四年、暹羅官船來獻方物、乞互市、往年有駿府人山田長政者、出奔暹羅、自足利氏之季、海禁大弛、我商船數來往南洋諸島、海賈及逋徒亡隸、集暹羅者、成一聚落、以居、名曰本街、長政亦往寓焉、會其國

有海寇、國主下令募能戰者、長政素有膽略、於是首糾合逋逃、為本邦軍裝、聲言大兵自日本來、援國人奮、俱擊却之、國主大悅、舉以祿之、後屢積功、終長其一部、以輔政、至此付書以贈、土井利勝朝議允其互市。

征韓議

明治七年、朝廷欲修隣交、使花房義質齎國書至朝鮮、朝鮮王以我書辭不遜、為名、遷延不輒答、遂擯我國書、而答書悖慢自尊、參議西鄉副島板垣、江藤諸氏皆謂韓奴加非禮於我、不得不遣兵問其罪也、即

議之朝、右大臣岩倉具視以為不可、曰、方今北有鄂羅之患、而內國未至整理、輒派出師之秋、衆然之、於是征韓議遂罷、西鄉等諸氏不懌、遽稱病辭職、物情囂然、

台灣問罪師

明治七年台灣土蠻暴殺我琉球漂民、朝廷乃欲問其罪、以參議大隈重信為長官、以陸軍中將西鄉從道為都督、以陸軍少將谷干城、海軍少將赤松則良為參軍、使往征台灣、三月從道以下、海陸兵三千餘人發東京、航至長崎、從道使人募兵鹿兒島、且告其

兄隆盛曰、阿兄大志有深謀、然或不得全焉、不肖弟新拜都督、將統海陸兵遠入異域、事必期成功、請阿兄刮目以俟、從道之凱旋、因陳募兵事、隆盛嘉其志氣壯烈、有當為也、輒使驍兵八百餘人會軍長崎、隆盛自送之埔頭、乃叙別曰、自今卿等皆有死而無生、宜舉其身委之都督矣、衆皆踴躍而發、

源義家知伏兵

源義家伊豫守、賴義子也、初賴義夢八幡神賜劍、既而生義家、賴義悅曰、此兒必大興我家、年甫七歲、加元服於石清水神社、號八幡太郎、為人勇武明決、最

妙騎射、永承中、從父征興、後過藤原賴通第、話及戰事、大江匡房在別室曰、惜哉、好男子未知兵法、安部宗任微聞之、慍告義家、義家曰、其或然、出禮之、遂就學焉、寬治中、復征興、方攻金澤、行望雁陣亂、縱兵搜索、果獲伏兵、謂衆曰、兵法云、鳥亂者伏也、我不學則殆矣、遂攻拔之、

源為朝

源為朝、判官為義子也、意氣豪邁、膂力過人、長七尺許、左手偏長四寸、善射、幼凌犯諸兄、因逐之、豐後時年十三、自稱九國總追捕使、比十五歲、盡伏九國、保

元之亂、從父詣白河殿、時年十九、左大臣賴長召問謀、對曰、臣大戰二十、小戰二百、芟鋤九國、以小擊衆、每利、夜攻、臣請今夜襲高松殿、不從、退而罵曰、唉、長袖者惡知兵哉、戰果不利、初敵兵之來逼也、賴長恐為朝不為用、遽拜為藏人、為朝曰、我何用藏人為、吾鎮西八郎可也、辭不拜、已戰、敵兵伊東五、伊東六、先進、為朝射之洞五之胸、着六之袖、一軍懼、懼而退、

義光吹笙

源義光、賴義第三子、稱新羅三郎、幼善弓馬、長以智勇稱、為左衛門尉、宿衛京師、寬治中、兄義家用兵陸

與不利奏請援之、不許、遂舍官赴之、義家感喜、泣曰、吾見汝猶見先君也、及事平、從義家歸京師、義光好音律、學笙於豐原時元、窮其精妙、時元卒、其子時秋尚幼、未得傳訣、及義光赴陸奧、時秋追至近江鏡驛、懇請與俱、義光止之、不可行、至足柄山、時秋猶請從、義光曉其意、下馬藉二楸共坐、出笙譜於胡錄、謂時秋曰、子所以從我者、想必為是也、今千里赴戰、生還難期、應以秘曲相傳、會月明、因吹笙、盡授所學而別、

青葉笛

平敦盛、正三位經盛子也、叙從五位下、以無職掌故、

世呼曰無官太夫、下谷城陷、平族航海、敦盛獨後、至則解纜、乃進馬於海上、里餘、東兵熊谷直實、單騎追奔、抵海濱、舉扇麾之、敦盛旋馬而返、相搏俱墮馬、直實揪其胄額、傳粉黑齒、面如女子、不忍施刃、問其姓名、曰速斬、直實曰不詳姓名、同之卒伍、敦盛乃告實、遂為所害、時年十七、解袍裹首、獲錦囊於腰間、所謂青葉笛也、青葉者、本鳥羽帝御物、祖父忠盛善吹笛、帝賜之、忠盛傳之、經盛、經盛傳之、敦盛、初敦盛出城、時忘笛、返而取之、是以後也、

保昌叱盜

藤原保昌大納言元方孫為人勇決有膽智膂力絕人精熟武藝與平致賴平維衡源賴信齊名稱四天王為左馬頭至四位保昌嘗冬夜微行時有巨盜袴垂者多力善走劫剽為業欲褫其衣者數保昌吹笛而回顧袴垂不覺心悸謂非常人也乃挺刀擊之保昌叱曰喝袴垂懾伏不能起保昌突而問其名袴垂告以實保昌曰吾常聞其名顧汝亦非蠢物能從我而來乎袴垂曰唯唯保昌從容復吹笛而行既還家與之絮衣且誡曰乏則復來勿侮人而受害也

磧中作

岑參

走馬西來欲到天辭家見月兩回圓今夜不知何處宿平砂萬里絕人烟

題長安主人壁

張謂

世人結交須黃金黃金不多交不深縱令然諾暫相許終是悠悠行路心

涼州詞

王之渙

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光不度玉門關

賴之輔導

細川賴之為人端厚有謀略好讀書作詩歌輔導足

利義滿聲績甚著仕至從四位下相模守義滿稍忌其權盛左右因離間之義滿益惑之命罷其職還讚岐以斯波義將代之賴之深憾小人之難退而大功不終立臨發改名常久賦詩言志曰

人生五十愧無功

花木春過夏已中

滿室蒼蠅掃難去

起尋禪榻臥清風

義滿且遣兵討之自悔而止既而深思其功欲復相見及如嚴島命賴之具舟於讚岐因過見之共至嚴嶋遂召還賴之以賴元為執事命賴之參決親任如故天下人再望其治及卒義滿惋惜親臨送葬又手

寫佛經薦其冥福懇惻切至聞者莫不感泣

北條泰時

北條泰時陸奥守義時子也寬厚詳雅識量過人及義時卒執權綜理時務事從寬裕嘉禎二年進從四位尋兼左京權太夫在職既久益習治體與三善康連講究立法五十條定為標準世稱貞永式目暇日講射教督子孫聚文士談理務而清廉率物諸將士贈賄有致奇珍便不悅曰諸君厚情以難得見既其價亦應不貲諸君雖富財出有限是無益於我而有損於人寧可相共處穢乎盡償其價爾後無行貨者

義時遺命曰、地之肥腴、物之攻緻、凡百所有、固宜在嗣子、但分其餘、賑濟弟妹、旣而泰時曰、我不肖、忝承家嗣、何患不給、弟妹則仰我生活、是宜先焉耳、乃擇物良者、悉分弟妹、所餘唯竄物而已、凡在職十八年、政平訟理、衆庶樂業、及卒、都鄙若喪父母、

時賴微行

北條時賴用意政事、及解職、慮遐荒僻壤、吏不奉教、下有冤枉、親自微服、陽為行脚僧、周巡四方、觀省風俗、訪民疾苦、如有冤枉者、切問事情、作書與之、以為證驗、一夕至攝津難波浦、投宿人家、屋壁傾頽、有老

尼獨居、詰朝親自爨炊進飯、時賴視尼不慣、賤役怪而問之、尼潛然垂淚曰、我家世食采斯邑、不幸失夫喪子、門戶殄瘁、遂為人所奪、無所告訴、艱苦至此、財保餘年而已、時賴詳悉事情、及歸復其舊、其餘所歷之地、察問辨覈、隨其善惡、以行賞罰、由是郡國守宰人思自厲、風化大行、

家康戒利勝

德川家康嘗欲官一士、問之於大炊頭土井利勝、利勝曰、彼不常來臣家、臣未知其如何、家康不懌曰、汝宰我家、務在訪人材、材者豈附權勢哉、如汝所言、則

知耻好義者將日趨柔媚知耻好義國家之元氣也
元氣消亡則國家衰老其能久乎昔酒井正親以神
谷某不禮已也謂寡人曰彼真可用者因請倍其俸
正親為公忘私獎勵士風汝輩何不類焉

家康訓言

德川家康嘗曰良將之用人取其所長譬諸良醫之
用藥知其能否而為之方劑故能治病庸醫不知藥
石之能否而叨為方劑所以斃人也浮田秀家不用
岡越前而用長船紀伊喪國亡身為天下大僂故明
君之用人不偏不黨一出於至公而已又曰用人須

取其所長譬之耳目鼻口各有所司以濟其用鷄入
水以得魚鷹搏空以得禽人各有長勿求備焉

德川家光

德川家光幼英偉東照公器之戒名德公曰易嫡亂
之本也且竹千代後必為明將宜速定儲貳焉戒其
保傅曰父必求其子類已是不協之原也宜因其器
成就之吾於三郎有終身之憾汝輩勿使將軍再憾
也及長聰明勇決恩威並行東照名德之世諸巨藩
各自偃蹇其會同者將軍或郊迎之禮分未定及大
猷公時嘗盡召天下侯伯于大城自諭之曰我祖考

因卿等力定天下且以其嘗比肩同等故加禮待不敢比譜第將士至於家光則襁褓已主天下自有與祖考異者今已居統率之任而不一事權非所宜也自今待卿等當同於譜第若不厭心其各之國給暇三歲熟思以決去就諸候皆遂巡曰敢不聽命公乃起入坐內廳以次延諸候賜佩刀公便服盤坐腰無所佩諸候受刀拜公曰檢又諸候悚息抽刀寸許輒退自是德川氏權勢益定然而其事皇室恭順如故其再入朝朝廷欲以為太政大臣公固辭曰先臣嘗叨此職幸得全首領以沒臣敢復哉公甚敬祖先諸

老臣侍燕間言及東照公事公輒曰少俟之乃改衣帶盥漱然後聽之善摘察臣下是非而不輕發之只遇有黜陟之議輒曰某貌如此其所知過於諸老

松平信綱

松平信綱稱伊豆守仕德川氏有名臣之稱家光之為世子信綱與阿部忠秋等為其侍臣家光嘗見屋上乳雀命近臣往捕之屋係將軍秀忠燕室衆莫敢往乃推信綱曰汝年幼體輕宜往信綱勉強應命夜潛緣屋索之失足墮庭中譟然有聲秀忠提刀夫人秉燭而出見信綱問其來由對曰臣觀雀兒愛之竊

來捕也。秀忠曰：「否，是必有主使者。」窮詰再四而不告。秀忠怒，內信網於巨囊而緘其口，懸之柱曰：「非首實則不許出也。」旦日秀忠出，夫人慮其飢，私吐囊中以餒之。復緘其口如初。旦日秀忠入，復詰之，終不改辭。夫人固請而縱之。秀忠目送焉，謂夫人曰：「孺子能如是，後必羽翼我兒，及長果如其言。」

彊項令

後漢董宣，字少平，光武時為洛陽令。時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捕。及主出，以奴驂乘，宣候之，乃駐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

下車，格殺之。主即還宮，訴帝。帝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強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因勅彊項令出。

藤網廉潔

青砥藤網，嘗行過滑河，誤墜錢十文於水。藤網乃出錢五十文買炬雇夫，照水搜索，竟獲之。或笑其得不償失。藤網曰：「不爾，十錢雖小，失則永損世寶。五十錢布在民間，彼此六十錢，終不失一錢，其利不亦大乎？」聞者歎服。藤網性好施與，所入俸祿悉賑貧困，自奉甚薄，衣無縑帛。其在職，廉潔剛直，不憚權貴。於是奸吏歛迹，人人自飭，風俗頓革。

西行風騷

僧西行風氣高邁、兼善雅詠、見重於世、高雄僧文覺初聞其名、甚醜之、曰、彼已遁去、唯當靜修佛理、何故風流自處、嘯詠浮優、以走高門乎、吾見必當繫碎頭腦、會高雄修法華會、西行往觀道場、徘徊花下、高雄之徒、慮其師暴猝、不敢告、既而西行通謁曰、山中日暝、願假一宿、徒輩不得已通之、文覺果戟手待之、已入、文覺熟視少時、自起延之、曰、久欽高名、不圖辱臨、歡語移時、供具備至、到明而別、其徒怪問之、文覺曰、再等不曉乎、恐彼能打人、吾安得打、

還所付金

宋范仲淹、少貧悴、嘗與一術者遊、會術者病篤、使人呼仲淹告曰、吾善變水銀為白金、吾兒幼、不足以付、今以傳君、即以其方與、鍊成白金一介、納仲淹懷中、仲淹辭遜、而術者已絕、後十餘年、仲淹登進士、為諫官、而術者之子已長、仲淹呼而告之曰、汝父有神術、惜之死矣、以汝尚幼、故俾我收之、今汝成立、當以還汝、出其方並白金、封誌宛然、授與其子、

忠教傲骨

大久保忠教、驛、晚權貴、足未嘗躡執政之門、拓平信

綱使監察秋山正重諷之曰、翁之蒙優遇、天下所知、
諱責其禮法、雖然、執政者、代上而行令者也、敬執政、
即所以敬上也、翁雖老而列在朝、何不時候執政之
門、亦奉上之道也、忠教曰、諾、某亦念之、然我往彼來、
禮之常、我往亦勞彼也、且今媚權門者、爭以珍奇為
獻、吾貧不能得貨、故不敢、然子幸見誨、謹奉教、忠教
謂此必信綱使之、於是苞蔓菁數十根、一奴負而從
之、先踵信綱門、呼曰、大父保彥左為諂諛來、家貧無
以致奇珍、不腆園菜、敢進左右、以苞苴寘諸階、泥土
狼藉、謁者大駭、以為狂人、不敢通之、忠教曰、權門勢

家珍異日臻、寒士野菜何足進、公等不通亦宜也、請
持去、徐自收之而至、至他執政皆如之、最後詣正重
曰、前日幸受教、故今悉候諸公之門、敢致不腆之賂、
然諸公不受、請致諸厨下、乃置而去、後執政會公堂、
談及此事、皆大笑、

至德化賊

中江藤樹以篤學修行、聲施海內、每引四民訓諭之、
人無賢愚皆服其德、莫不興起于善、嘗夜自郊外歸、
有賊數人、突從林中出、遮路曰、客解橐以供我飲酒、
藤樹乃熟視、舉錢二百授之、賊拔刀叱曰、所以求客

者、豈止是而已哉、速卸衣裳及佩刀、否則不須多言、
藤樹神色不變曰、姑緩之、吾慮其授與不孰是、乃瞑
目叉手、少頃曰、吾慮之、假戰而不利、無輕卸以與汝
之理、即撫刀起、且曰、戰者必先以姓名告、我近江人、
中江與右衛門也、於是賊大驚、投刀羅拜曰、敝鄉雖
三尺童子、莫不知藤樹先生為聖人者、吾黨雖攘攫
為活、豈得施之聖人哉、願先生矜其不知而宥之、藤
樹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孰大焉、乃說之以知行
合一之理、則賊咸感泣、遂率其黨為良民、
見盜不發

後漢陳寔字仲弓、在鄉閭、平心率物、有爭訟、輒求判
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歎曰、寧為刑罰所加、不
為陳君所短、時歲荒、有盜夜入其室、止于梁上、寔陰
見之、呼子孫正色訓之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
人、未必本惡、習與性成、遂至於此、梁上君子是矣、盜
大驚、自投地、叩首伏罪、寔曰、觀君狀貌、不似惡人、必
由貧困耳、令遺絹二疋、自是一縣無盜、聞而化之也、
袈裟代夫

袈裟小字阿都麻、陸奧人也、不詳父名、與母共居衣
川、家本豪富、稱衣川殿、因呼曰袈裟、適左衛門尉源

渡遠藤武者盛遠衣川之甥也悅袈裟容貌端麗逼
母請母詭諾召袈裟授之小刀曰亟殺我袈裟大驚
母具告以狀曰與死彼手不若死汝手袈裟泣曰勿
勞尊意兒善處之日暮盛遠至袈裟曰今夕使渡沐
浴醉臥君殺新沐者於是歸而觴渡渡醉卧乃自濡
髮服男子服隔席而卧夜半盛遠入斬首出視則袈
裟也悲恨到渡請死渡曰事既至此殺汝無益也不
如爲僧弛其冥苦乃剔髮追之是卽文覺也

不顧黃金

秋胡子納妻五日往仕于陳五年始歸路逢美婦採

桑胡下車曰吾有黃金願與子何如答曰田蠶紡績
奉事舅姑何待他人金乎怒不顧胡慚而歸母呼其
妻還家相見乃採桑婦也婦曰見色弃金而忘其親
大不孝也任君別娶吾不敢從矣乃投河而死

山內一豐妻

山內猪右衛門一豐始筮仕織田氏也適有東國人
來販名馬者安土諸將士皆驚其神駿然爲價高之
故不能購也販者將牽馬徒還一豐見之不勝流涎
歸家獨自嘆曰痛哉貧也我當事君之初獲此名馬
以見主公者不唯一豐一人之榮抑亦織田氏之榮

矣其妻聞之就問價曰黃金十兩矣妻曰夫君必欲獲之妾能辦焉乃取金於鏡匱致之一豐前一豐且喜且恨曰以來窮困之極或恐及卿顛覆而卿絕不言有金何卿之忍耶妻曰夫君言亦有理顧昔者妾之來嫁也妾父自納之鏡底戒曰汝勿以夫家貧故費此金必也有關夫君一大事然後用之妾聞近日京師有簡馬之舉今夫君而獲此馬是一世之榮而所謂大事無乃此耶是以敢爾一豐泣而謝曰卿之惠也獄翁之恩也遂購其馬無幾簡馬之期至矣一豐乃騎而入京風骨峻爽奮鬣一嘶信長望見大驚

曰猪右何所獲此乘乎一豐具告其故信長歎曰我家多士而不能購一馬洵為上國之耻汝落魄歸於我乃能為此非常之舉以一洒我耻武夫用心常當如此矣一豐釋褐五百石於是增為千石遂以見任用

入鹿伏誅

皇極天皇四年夏六月皇子中大兄與中臣鎌足及倉山田石川麻呂等誅蘇我入鹿于大極殿遣兵討蘇我蝦夷伏誅初蝦夷密欲廢帝立古人大兄故殺山背王起第宅僭擬宮城皇弟輕並稱病不出潛謀

匡濟而未敢鋒足知中大兄皇子可與有為會蹴鞠
法興寺皇子靴脫鋒足跪奉之由之得親近終告故
悞其漏同受經南淵先生密議車中倉山田石川麻
呂與入鹿有隙因使皇子與結締又引佐伯子丸葛
城綱田爲援會三韓使至欲乘其際舉事帝御大極
殿入鹿入侍皇子戒衛兵鎖宮門聚衛士一所如將
賜物自執長劍隱戶側鋒足持弓矢從使子丸綱田
藏二劍貢櫃中而進倉山田前讀表將盡子丸等不
敢發倉山田汗流聲顫入鹿怪問故對曰天威咫尺
不覺乃爾皇子恐失機直入斫入鹿肩子丸斫其脚

入鹿攀御座乞哀皇子伏奏曰入鹿剪滅宗室陰企
不軌臣等謹爲宗廟誅戮逆臣帝起入內是日大雨
潦水溢庭以席覆屍賜之蝦夷皇子入法興寺以兵
自衛諸皇子大臣等皆來徑皇子令巨勢德太古將
兵討蝦夷蝦夷悉焚圖書珍寶自殺

後三年之役

寬治元年冬十一月陸奧守源義家討出羽夷酋清
原武衡家衡平之初清原武則以功拜鎮守將軍生
武貞武衡武貞爲嗣生真衡真衡有異母弟家衡異
父弟清衡以事相隙構兵及義家爲守攻家衡不克

叔父武衡又援之、據金澤柵、義家將數萬騎、攻柵、去柵數里、望見雁行亂、曰是伏兵也、縱兵搜索、果獲麋之、遂進圍柵、相摸人平景政挑戰、賊射中其右目、景政不拔箭而索射已者、終射殺之、會義家弟義光自京師來、義家大喜、戮力攻柵、柵固不拔、義家因會食、設勇怯兩列以勵戰士、義光臣腰季方無日不列勇列也、吉彥秀武降在官軍、進說宜築長圍困之、義家從之、休戰、旣而柵中糧盡、火柵而遁、義家追擊、獲武衡家衡、斬之、梟首其黨與四十八人、奧羽悉平、是謂後三年之役、

保元之亂

保元元年秋七月、鳥羽法皇崩、上皇入臨及門、藤原惟方稱遺詔、拒而不納、上皇大恚而還、謂左大臣賴長曰、朕雖不德、先帝之長子、位忝萬乘、尊居上皇、皇統所繫、非重仁而誰、先帝捨之、立非武非文之小子、父子懷憂、朝野失望、朕欲乘此機而舉大事、何如、賴長贊成其事、謀頗外泄、朝野洶洶、帝敕下野守源義朝、檢非違使源義康、警衛禁內、遣檢非違使平基盛等近畿諸路、捕兵士入京者、平基盛獲大和人源親治、繫西獄、賴長使僧勝尊呪詛國家、源義朝捕之、廷

議處賴長流、上皇遷白河北殿。帝使左衛門尉平信兼要賴長於檀河。賴長間行入白河。帝告急。義福門院、義福門院矯遺詔召安藝守平清盛自衛。以皇居湫隘、遷東三條殿。帝親執劍璽、御腰輿、關白忠通以下文武諸臣從焉。上皇召源爲義辭強之。乃率諸子至。進策曰：「本宮垣溝單淺，無地可據，以寡兵保此非計也。宜奉陛下南狩，兵卽不利，遂奔關東。」其第八子爲朝請曰：「即夜直襲大內，火攻取帝。」上皇代居，事可立定。賴長皆不聽。曰：「吾已約南都衆徒，明旦必來。」然後戰，未爲晚也。爲朝退竊罵曰：「唉！長袖者惡知兵。」

哉。家兄有謀，當出我所欲爲。僧兵寧可須也。吾屬爲虜耳。家兄謂義朝也。帝果使義朝清盛等率兵一千七百餘騎圍白河北殿。時夜未明，義朝縱火。上皇烟焰蔽宮，宮中大亂。義朝等鼓譟而進。白河殿陷。上皇出奔，不能跨馬，藏人平信實扶掖至如意山。上皇徒步傷足，委頓。揮諸將散之。獨平家弘、光弘不去。及夜，家弘父子肩負出京師。無敢舍者。入知足院僧房，得粥進。翌日薙髮。至仁和寺，不納。事聞，帝遣兵守之。遂火土皇宮及賴長以下黨與十二策。前關白忠實聞敗出奔南都。賴長走中流矢，扶上輿，欲就忠實。忠實

拒之曰、安有氏長者而死鋒鏑者、吾不欲見此薄命
兒、乃齧舌死、少納言藤原通憲獻策、榜亂黨姓名朝
堂、各署流貶處所、於是多出降者、乃悉論死、右大臣
藤原雅實、大納言藤原伊通等曰、自弘仁誅藤原仲
成、未嘗加刑朝臣、況在諒闇乎、通憲曰、非常之事、宜
非常議之、不可遺後患、令重仁削髮、流賴長諸子及
其黨卿以上、忠實以忠通奏、請得釋、為義匿於義朝
所、清盛叔父右馬助平忠政亂黨也、清盛素與有隙、
乃殺之、以搗義朝、帝果命義朝誅為義、義朝請以己
功贖之、弗聽、乃謀於其臣鎌田政家、政家曰、齊死寧

死於子手、乃使政家誘殺、流為朝於伊豆、遂流上皇
於讚岐、過鳥羽、欲拜辭山陵、不許、遣中原師信於南
都、發賴長墓、檢其屍、時以為濫刑、是謂保元之亂、

平治之亂

平治元年冬十一月、右衛門督藤原信賴與左馬頭
源義朝作亂、夜犯上皇三條殿、殺少納言藤原通憲、
遂幽上皇及天皇於宮中、天皇潛出宮、幸太宰大貳
平清盛第、以其兵討賊、信賴伏誅、義朝東走、初信賴
為上皇所寵、恃勢驕肆、人呼曰惡右衛門督、希望為
大將、數請上皇、上皇以語通憲、通憲諫之、圖唐安錄

山事跡上之信賴啣之稱疾不朝信朝素善於中納言源師仲就其策講武事通憲強幹有才學自相有兵死法或曰為僧可免遂削髮曰信西以上皇乳母子親近用事義朝常請與婚鄙之不許而為子娶清盛女經宗惟方等皆嫉忌惟方又與信賴有姻遂相共謀除之因引義朝為黨闕清盛赴熊野舉事是日白虹貫日通憲察將有亂入奏之上皇內宴乃密告之宮女而出奔大和信賴等不知以為必侍宴圍而焚之不在乃焚其第遂幽上皇遷天皇使經宗惟方伺察動靜自稱大臣大將黨與皆授官以義朝為播

磨守獲通憲於石堂山殺之梟首信賴居朝餉所專決諸政公卿以下俯伏陪位獨藤原光賴不肯出信賴矯詔大會公卿議事光賴乃出戒從者有變以我首免勿辱賊手遂入口今日朝班何異吾左衛門督也因進坐信賴上端笏勸聲曰聞今日有旨召百僚不至有誅抑所議何事信賴俛首眾皆屏息光賴回視久之曰無所議則請退乃出召惟方及經宗責以大義歔歔流涕使保護二宮曰平氏還力能匡復狂賊不能久也惟方等悔悟清盛還途聞變欲避之其子重盛奮決議歸六波羅第使人潛入調事經宗惟

方教帝逃出平氏兵迎路入其第公卿多踵至上皇亦潛出入仁和寺信賴方醉卧及醒悞帳曰惟方負我矣先是義朝子義平勸信賴要清盛於安部野信賴不從至是清盛重盛等奉勅攻大内賊樹白旗二十餘旒守之平氏兵望見色動重盛勸衆曰年爲平治地爲平安而我平氏也天示吉兆獲勝必矣汝輩努力乃大呼排門而入義平與鎌田政家等十六騎躍馬而出指視其騎曰赤甲而黃馬者重盛也宜生擒之大戰紫宸殿前七匝櫻樹重盛且戰且卻誘賊至其第別遣兵入大内賊進退失據遂進攻六波羅

清盛聞義平至大怖失措倒蒙冑從者言之清盛曰帝在於後不可背也乃親突敵陣自旦至哺十餘合源氏兵刀折矢盡人馬皆傷遂敗走信賴初盛氣指揮及聞敵呼譟至怖失色不能騎追及義朝於八瀬呼請與偕義朝怒搏其面去乃趨仁和寺求哀上皇上皇爲請帝釋之不報平氏兵來捕誅之遂囚其黨五十餘人藤原成親以重盛姻免死其餘公卿七十餘人貶官是謂平治之亂

米艦來浦賀

嘉永六年六月北亞米利加公使陂理師兵艦四艘

來浦賀奉行戶田氏榮馳屬吏入其艦詰之答曰奉使乞互市齎國書方物請謁貴國重臣獻之氏榮飛書報之江戶家慶大驚急令慶親齋博齋護齋裕成豆相總海岸復召德川齋昭參謀議日夜會議城中先是荷蘭報米國來航家慶深秘不發至是事出倉卒衆情恟恟既而建館於久里濱使保科容保井伊直弼衛之戶田氏榮井戶學弘林緯蒞而受書陂理從兵三百鼓行而至獻書函及方物數十種曰請直達大君殿下儀畢而出其書略云我邦疆大地沃寶貨足以相資瀛船足以相通貴國能改舊慣以為通

市其利不貲試之數年無益而後止不亦可乎且我市舶漂而至貴國近海倘有乞貨幸其給之家慶使答之曰事體極大非可輒辦宜以明年來長崎待報慰喻還歸使賜貲安宅具狀以奏

大政奉還

慶應三年九月山内容堂上疏幕府曰中古以還武門握政權雖鎮海內洋舶來航以來物議紛々東攻西擊內訌未戢終招外國輕侮者是無他以我政令出二途也今也時勢一變不可復墨守舊規宜還政柄於王室以立萬國竝立之基是今日之急務而容

堂之至願也。請幕府熟計之。因使其臣寺村左膳後藤象二郎等具陳其意。時淺野茂長亦上疏說以大義。因勸解其政柄。冬十月十四日。大將軍慶喜奏請奉還政權。先是慶喜大會列藩群臣於二條城。以歸政奏案示之。曰。昔王綱解紐。相家執權。保元之亂。權移武門。至我祖宗。特蒙寵眷。紹述緒業。二百有餘年。傳至孤。孤雖奉其職。舉措失當。勢至今日。是孤菲德所致。悔恨何及。顧今外交日盛。而政令二途。綱紀不立。乃欲還大政於朝廷。是孤之所以報皇國也。汝等各陳意見。譜第將士等多非之者。而薩藩小松帶刀

土藩後藤象二郎備前藩牧野權六郎宇和嶋藩都筑莊藏等同聲懇通之。眾既退。慶喜特留帶刀等。命坐縱論之。議遂決。具疏奏之。

早辭白帝城

李白

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

聽吹笛

一為遷客去長沙。西望長安不見家。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

出塞行

王昌齡

白草原頭望京師、黃河水流無盡時、秋天曠野行人絕、馬首東來知是誰、

海外諸國

世界之地凡分五大洲、曰亞細亞、曰歐羅巴、曰阿非利加、曰亞米利加、曰阿西亞、各洲自分邦國、甚多、亞細亞洲著名之國、日本之外、有支那、朝鮮、印度、暹羅、波斯、亞刺伯等、歐羅巴洲著名之國、有英、吉利、佛蘭西、獨逸、露西、亞、奧地利、意大利、土耳其、西班牙、葡萄牙、比利時、荷蘭等、阿非利加洲著名之國、有埃及、幾內亞等、極南即所謂喜望峯、亞米利加洲著名

之國、有合衆國、加拿大、墨西哥、巴西等、唯阿西亞、尼里所屬、不以國稱、皆名海島、

獅熊爭食

獅與熊同爭一小羊、二物皆猛獸、各逞其雄、勁敵終日、既而彼此皆受重傷、甚至各不能起、適一餓狐來、見二獸皆憊、不勞而得之、曰、多費二公之力、揚々而去、二獸目送之、無奈何、任其取去、悔之曰、何不割而分之、俗云、鷸蚌相纏、魚人得利是也、

鷹龜

龜見鷹高飛、万仞、甚為奇、一日請其鷹曰、先生翱翔

雲漢我高不滿寸身不離地肯教我飛乎鷹辭曰飛禽走獸各有所長非汝所能也龜懇請鷹乃啣其頸而提飛之飛至半空曰我放汝速當試之果能飛否遂放只其龜自半空中跌下身破骨碎矣可見物各有其品格人各有其身分如事不量力豈不受害乎俗云飛不高跌不傷是也

野豬自護

野豬常在樹下磨有兩齒以備不虞狼見而問曰汝常在此磨牙當此太平盛世欲何為哉豬曰汝何不知若此吾想獵狗來時倉皇之下尚能磨牙應敵乎

不如早為之所也

普通漢文讀本 上終

明治廿五年四月廿一日印刷
全 年六月十九日出版

編輯者

千葉縣平民

血脇守之助

新潟縣南蒲原郡三條町字
二之丁百六十四番戶寄留

新潟縣平民

印刷兼
發行人

樋口小左衛門

全縣全郡全町
第百三十三番戶

專賣者

小林喜左衛門

東京日本橋區新大坂町

